



让您迷醉的香艳小说
(香港)岑凯伦 著



感情的结

珍藏本

感情的结

(香港)岑凯伦 著

西

4.7
8



感情的结

岑凯伦 著

(陕)新登字 015 号

责任编辑:李成锁

封面设计:芳 蕾

感情的结

(香港)岑凯伦 著

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东药王洞 23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地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5.75 字数: 85 千字

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 1 日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

ISBN 7—80594—028—2/I·7

定价: 4.95 元

内容提要

一个相貌平凡，但有钻石一般目光的女子，一个常着黑衣黑纱，象幽灵般出没神秘场所的女子，却有着一个美丽的名字：香雪海。

母亲是一个爱玩的女人，先是玩得身败名裂，不得不嫁给一个大富香氏为妾侍，但至死仍然摩登。香雪海是寄居在修道院里长大的，当她突然成为香港所有香氏企业继承人，成为全港最富有的女人的同时，也拥有了最致命的疾病：骨癌。这多多少少使她领略世事的无常，人间的虚伪，生命的寂寞，于是，经常神秘地独来独往，高贵而落寞，被人误为一个神秘的魔女。当她邂逅到壮伟洒脱的关大雄时，为他朝气蓬勃的生命感，和异常健康的心志力所倾倒，两人结为知己，最后安详死去……

我与叮当踏入市立音乐厅的时候，就觉得气氛不对。

偌大的音乐厅有两千六百多个位子，我们进场的时候已是八时廿五分，演奏将在八时三十分开始，但全部座位都空着。

说正确点，只有最前三排，与最后三排坐着观众，其余的座位全部无人。

叮当第一个忍不住，她轻轻说：“明明一早挂出满座牌子。”

显然其他的观众也有同感，互相窃窃私语。

我说：“这次演奏早三星期出售门券，我们险些儿向隅。”

八点半正。

在深紫色丝绒幕上升起之前，有一行观众约五六人，静悄悄进入音乐厅。

我看清楚他们的成员是五男一女。

女的独自霸占音乐厅最正中的位子，其余那五人并不坐她身边，分散在四角，仿佛在保护她。

叮当困惑不解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这难道不是一场公开演奏？”

很明显，除了前三排，后三排，全部的票子已被人以滑稽的手法包了下来。

而这个人明明就是坐在音乐厅中央的女客。

我忽然感到愤怒。

这是一场难得的小提琴演奏会，演奏人是鼎鼎大名的重阳庆子，这城市里有那么多的音乐爱好者，市政府花了纳税人不小钱，才礼聘得名家来演奏出一场，这女人凭什么买下所有的票子，来剥夺其他市民的权利？

八时三十二分，丝绒幕升起，演奏开始。

我无法集中精神聆听演奏。

我不能理解今天晚上所发生的事。

我盯着这女人的背部，只见她穿着一袭黑衣，一动不动，端坐着，全神贯注地听重阳庆子表演。

我咕哝：“这城里精神不平衡的人实在太多了。”

叮当说：“嘘，听，出神入化的弓法。”

那女人长发、梳髻。

我看不清她的容貌。

完场时观众零落但热烈地鼓掌，零落因为总共才那几十人，热烈是因为演出实在精彩。

大概只有我一个人听而不闻。

散场我们走的时候她仍然端坐。

其余的观众都是知识份子，但经过她身边的时候，还是禁不住向她投去好奇的一眼。我与叮当坐在后三排，没有这种机会。

我问：“她是谁？”

叮当说：“城里那么多有钱人，谁知道？”

“要不便包下整座音乐厅，干吗包剩前三行，后三行？”我按捺不住。

叮当“咕”的一声笑出来。

“关大雄，说你笨，你还真笨。若是整间音乐厅包了下来，又有谁议论纷纷，知道她今晚的威风史？”

我长叹一声，“叮当，你真聪明。”

她嫣然一笑。“不敢当，大雄。”

第二天，报上便有花边新闻刊出：

“黑衣女包下音乐厅独自欣赏名家提琴演奏。”

记者言下之意，大对这个女人的“豪爽”作风表示敬意，这个势利可怕的社会，只要能够哗众取宠，就有跟尾的狗。

音乐会虽已成过去，我仍然不甘罢休，打电话到相熟朋友处询问。

老陈是市政府音乐厅的经理。

我开口便似审犯：“有人垄断演奏会的票子，你罪该何当？”

“我知你指什么。”老陈笑，“早有记者来鼓噪过，你们根本不知道事情首末，就乱嚷乱嚷。”

我冷笑一声，“愿闻其详。”

“重阳庆子这次来港，全属私人性质，与我们无关，音乐厅亦由私人租下，而出售六排座位，只是事主一片好心，想与他人共赏重阳氏的奇技。明白没有，关大雄先生？”

我作声不得。

“真的那么简单？”我问。

“当然就是那么简单，人家租借音乐厅确是作正当用途，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？”

我挂上电话。

神秘，无限的神秘。

唉，大城市一向多奇人奇事，不提也罢。

至于我。

我是一个小人物。

关于我本人的资料：

关大雄、男、三十岁、独子，伦敦大学文学士，哈佛大学管理科学硕士，现任职美国元通银行营业部经理，月薪一万三千七百五十元，足够我七日零十三小时花用，余廿二日零九小时之生活费由父亲资助。

我的缺点：好色、多心、贪图享受。

我的优点：勤力、苦干、不喜出风头。

致命伤：很有点脾气。

最大的收获：我的女友叮当。

叮当姓凌，信不信由你，她的本名就真叫凌叮当。

叮当是一个作家。

伊的小说畅销，可读性强，并且获得知识份子的好评，她每天工作时间只有两个钟头，短短时间内，一枝生花妙笔将故事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一天中，其余的时间，叮当用来玩，“玩”包括学葡萄牙文、摄影、枕头木偶、篆刻，也有音乐和各种游戏、逛书店、设计时装，更连带约朋友出来闲谈、喝酒、听音乐。

叮当最近的嗜好是跟一位西洋老太太研究邮票设计，又查访世上所剩余年份最好的白兰地，到底还有若干瓶。

叮当的生活无聊透顶，但是也丰富到绝顶。

她之会看上我，可说是奇迹。伊摊摊手，“嗜好太多，没时间挑男朋友，只好随便拣一个。”吐吐舌头。

其实不是这样，其实是我辛辛苦苦追求她。

至于那半欢愉半辛酸的经过，不谈也罢，每个有女朋友

的男人，相信都有此类经验。

世上几乎没有一件事不引起叮当的好奇，对于生活，她非常热忱，太阳底下，都是新事，她性格全属光明面，给我带来热量。我爱这个女人。

而且你别以为她长得不好，她是一个漂亮的女郎，又洒脱、聪明、圆滑、懂得穿懂得吃，经济独立、性格强、有毅力。

想想写小说是多么寂寞的工作，伊坚持了十多年，且从不脱稿。

我们打算在今年底结婚。

叮当说：“婚后养五个孩子，从此退出江湖。”

我打趣她：“你进过江湖吗？”

她会拍打我的背部：“宝贝，我曾经历的一切，你半丝头绪都没有。”

我拉住她的手：“半斤八两，关于我，你又知道多少？”我笑，“你知否我一见金发蓝眼的妞，马上一颗心会得咚咚跳？”

“今天晚上的节目，难保你可怜的心不跳出口腔。皇家芭蕾舞团全体明星合演吉赛尔。”

“你买了票子？”我问道。

“是的，排半天的队。”

“你找别人陪你去，我不再想踏入那间古怪的音乐厅。”

“音乐厅有什么古怪？”

“那个穿黑衣的女人，自以为可以包下一切。”

“真奇怪，一个陌生人能令你困惑良久。”

我说：“我问过老陈，他说重阳庆子音乐会由香氏航业主办。”

“咄！”

“咄什么？”

“多日之前的事，你还记住干什么？”

“香氏航运——你有没有听过？据说这间大企业的主人很爱好艺术，老接待艺术家。”

“——成了名的艺术家。”叮当笑咪咪加一句。

我也笑。

叮当问：“我去看芭蕾舞，你上什么地方？”

“找金发女郎喝酒去。”

“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。”

我们下午就出发了，我约好黄森玩风帆。

我们到达茜草湾附近的海湾，清澈的水，深紫色的天空，太阳已经下山，天色犹自未暗，半明半灭，有种出奇的宁静美丽。

黄说：“真想睡在这里。”

“风帆专家，当心令夫人发脾气。”我说。

他耸耸肩膀。

风帆的篷犹如蝴蝶般彩艳，我俩顺风驾腾，左右回旋，享尽清风白浪，如此享受，做人夫复何求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黄森说：“大雄，你看！”

我随他所指看过去，只见一只黑色的快艇以全速向我们驶来，黑色诡秘，船型凶恶，激起几近一米高的海浪。

我大声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们目标大而且明显，不会看不到我们。”

黄森到底是老手，“大雄，快，跳水游逃。”他嚷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快艇正向我们撞来，快！”

我说：“不可能——”

快艇已似一支黑色的炮弹向我们冲来，黄森早已弃船不顾，游出去老远，我只好跟他做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快艇已经撞上来了，将我们的彩色帆扯成碎片，随即不顾而去。

我气炸了肺，在水中握紧拳头，大声叫：“他妈的，这简直是谋杀！草菅人命，报告海事处，马上叫水警轮来，马上。”

我得不到答案，吓一跳：“黄森，黄森。”

“我在这里。”他很镇静。

我问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说：“正像你所说，让我们通知水警。”

“你可记得快艇的号码？”

“快艇上没有标明号码，但漆有一个字。”

“什么字？”

“一个‘香’字”。

我心一动，像是触动件很重要的事，一时间却茫无头绪。

我以最激动的语气向水警报告一切。

水警说：“茜草湾对外三百米处的无名小湾，属私家水域。”他冷冷看着我，仿佛是说我自取其辱。

我胀红脸，“胡说！”

“先生，我怎么会胡说？”水警向我瞪眼。

黄森阻止我发作：“大雄，听他说下去。”

“这个小湾风景好，不少私人闯进，主人忍无可忍，投诉多次，两位先生，你们恐怕没有留意告示牌吧？”

我挥动手，“什么，我们差点惨遭谋杀，不但未获保护，

且还被当贼看待——”

黄森打断我，“即使我们误闯私家地，所遭待遇，也太离谱了。”

水警摊摊手，“可是你们又不记得快艇号码，没有证据。”

我啼笑皆非，“我一向以为这是个法治城市。”

水警面孔森严的看着我们。

黄森说：“我记得游艇上有一个‘香’字。”

“香？”水警不感兴趣，“那可能是任何人的标志。”

“香——”我仍然觉得这个字像是唤起了什么回忆。

我同叮当说起这事情始末，一再申明，气得不得了。

“你是越来越小心眼了，”叮当说：“最好一整条街都由得你关大雄一个人走。”

“不是这样的，”我解释，“这跟走路无关，多少个下雨天，中环人挤人，伞擦伞，那些打字员模样的女孩‘啧啧’对我有烦言，我都不动声色。”

“太伟大了。”叮当白我一眼。

我气结，“你根本不是在听。”

“我是在听，你说下去呀。”

“叮当，你在家太久了，闲时取出鸡血石的印章，往朱砂印泥上盖一盖，对牢亮光盖个印，慢慢鉴赏，你根本不知道外头在发生什么事。”

叮当微笑，“好，讽刺我与时代脱节。”

“你只知道特地在大雨的时候约好诸闲杂太太小姐到半岛喝下午茶，贪其情调好，你可知柴湾的居民在下雨天早上六点便得出门，为了怕车塞迟到？”

“这跟你放风帆受了气回来，有什么关系？”

我气结。

“你想我同你报仇？在专栏中把那只黑色魔鬼游艇骂个半死？此间不少女作家具此类作风，可惜我不是其中之一，对于社会问题，我无能为力。”

“至低限度，你有的是时间，你可以帮我调查的。”

“你应当委托私家侦探。”

“叮当！”

“大雄，你的脾气老不改，去年有一部法拉利在香岛道超你的车，你就千辛万苦把车主找出来，在一盘国际象棋中把他击倒，才算出口气，大雄，你都三十多了，这样好意气，辛不辛苦？”

我声音低了下来，“对，叮当，你说得对。”

“这种无谓的意气，争来干什么？忘记它，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”

“不下了台。”

“如果我去买东西，跟态度不良的售货员争执，你会不会同情我？”

“不。”我说：“好了，叮当，我答应你，我不再追究这件事。”

“香港太挤，下个月我们到菲律宾去玩风帆，可好？”

我“破涕为笑。”

我非常和努力的把这件事忘掉，同时安排假期，与叮当到马尼拉去。

我们买的是头等机票。

叮当这个人平时衣食住行都很经济，但坐飞机，不论长程短程，她一定搭头等，她说她的身体无法折叠，敷衍。

对于她这些小习惯，我一律尊重，并无异议。

飞机往马尼拉只需三小时左右，我们的一班飞机却迟迟不开，足足延时二十分钟。

这次是叮当不耐烦：“发生故障嘛？”

我说：“恐怕是在等什么重要人物吧。”

“最恨这种人，”叮当说：“要摆架子，耍大牌，干吗不自备小型喷射机？”

我笑，“那岂非风流不为人知，犹如锦衣夜行？”

隔壁一位洋太太说：“可不是！这些人非要令到别人不便，才会满足到虚荣心。”

叮当说：“所以说可恶。”

我笑：“现在看看是谁暴躁？”

她翘起嘴唇，不语。

后座的外国老先生说：“等一会儿迟到客上机，我们该有所表示才是。”

叮当说：“对，我们鼓掌表示欢迎。”

洋太太说：“妙极。”

我召来侍应生，“到底是谁迟到？为什么要等他？”

侍应生很尴尬，证明我们的猜想是对的。

叮当正颜地说：“就算这架飞机是他的，既然出售机票载客，顾客的权利就大于他，什么意思！”

侍应生低声下气，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已经上来了。”

我转过头去，只见一行五个男人，夹着一个女子上机舱来，我不顾三七廿一，先替女朋友出了这口气再说，一个眼色，头等舱六七个乘客便大力鼓掌。

那五个男人面色发青，又自知理亏，便佯装低头，那女

子身穿黑衣，头戴一顶黑色网纱帽子，看不清楚容貌，独自坐开。

兴奋完毕，我同叮当说：“很面熟，是不是？”

叮当陷入沉思中。

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女人？

可能吗？根本看不清楚她的容颜。

忽然之间我脑中灵光一现，冲口而出——“音乐厅！”

而叮当与我几乎异口同声地说：“黑衣女！”

我连忙压低声音，“记得吗？重阳庆子的小提琴音乐会。”

“香氏企业独自资助的音乐会。”叮当悄悄说。

“香氏——香。”我睁大眼睛，“叮当，有没有可能？是否会得来全不费功夫？”

“那只撞上来的黑色魔艇。”叮当紧张地说：“我们这是第三次与她交手。”

“这次她有什么理由？”

“她根本没有任何理由。她心理变态。”

“叮当，”我笑，“现在是谁武断兼心急？”

“你想想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耀武扬威，唯我独尊、表现自我，这种所作所为，是心理正常的人做得出来的？”叮当说。

我半晌无语。

后座静得很。

叮当说：“幸亏这是个资本主义社会，有钱好说话。”

“可是人家的钱比你多。”

“不，”叮当马上回驳，“我与她所付出的飞机票资是同样数目。”

我点点头，“说得好。”

“所以她没有资格叫我们等。”

“算了，”轮到我开解她，“我们已经令得她十分难堪，别因她而损失一个愉快的假期。”

其实我与叮当十分臭味相投，两个人都沉不住气，却偏偏会教训对方。

叮当想一想，把头靠在我肩膀上瞌睡。

叮当有时候也颇恃才傲物，颇有狂态，但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我觉得她就算嘴巴上占些便宜，也带些自嘲性质，无伤大雅。

不比这位黑衣女，简直有点“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”的味道。

也许她已是老太太了，黑色面幕一掀开来，木乃伊似的面孔，吓得我们大声惊喊。

我们怎能与一位老太婆争持？

但看情形她身型又不似七老八十，我偷偷往后面看，没瞧到什么，便起身往洗手间，企图经过她身边时瞄一瞄，可是我一站起来，她身边的五名大汉也都忽然齐齐站起来，像肉屏风似挡住视线。

我撇撇嘴，心想：“好稀奇嘛？香饽饽乎？”

叮当像是会读我的心意，闭着双眼，咪咪嘴笑，这小娘！

“瞧我的。”她说。

“你有什么好瞧？”

“我去打听她的来龙去脉。”

我拍一下自己的头，“我怎么没想到，现成放着赵世伯。”

叮当笑，“最好是原机回香港，风帆也不必理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

她深得我心。

她叹口气，这就是我们住在这挤迫的香炉峰下原因之一吧？太热闹太精彩的生活，谁舍得放弃？”

下飞机的时候，神秘女子身边仍然挡满保镖，我只看到黑纱被一阵热风带起。

洋太太喃喃的说：“她以为她是积姬奥纳西斯。”

看来不止我一个人对她有好奇心了。

我与叮当在马尼拉胡混数天便折返回香港，马上捉住赵世伯来查黑衣女家底。

赵世伯人称赵翁，是一个白手兴家的好汉，他有三个儿子，两个留美，不肯回来，一个承继了他的事业，干得有声有色，却又没有公子哥儿的积习，赵三是个极难得的人物。

我认识赵三的过程，说来惭愧——开头他对叮当也颇有意思，可以说是我自他手中把叮当抢过来的，但后来大家成为好朋友，进一步也认识赵翁。

赵翁好客、可亲，长者之风表露无遗，他不是寂寞的老人，大家都乐意同他亲近，他的女朋友年轻貌美得令我们小一辈都咋舌。

我探访赵翁那日，叮当有点事，不克陪我，我单刀赴会。

赵翁坐在书房内，豪华四声道音响设备，在遥控设计下千变万化，播出悦耳的音乐。

赵翁在吸烟斗，烟丝甜甘甘的香味令我深呼吸不已。

他“卜卜”地把烟灰敲出来，又再燃上。

“凌小姐呢？”他问。

我说：“叮当她没空，有点事。”

赵翁说“城内那么多女孩子，就数她有格，中文那么流